南史

四



列傳第一　　　　南史十一

后妃上　　　　李　延壽

順陳太妃　順謝皇后

齊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六宮位號前史代有不同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宋武帝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

制案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為散位案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及明帝泰始二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複置脩華脩儀脩容十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

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亞九嬪美人才人良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帝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內職焉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 為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為散職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竝加金章紫綬佩于窴 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

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焉梁武撥亂反正
深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姬為
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為
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為五職美人才人良人為
三職東宮置良娣保林為二職及簡文元帝出自儲藩或
迫在拘縶或逼於寇亂且妃竝先殂更不建椒閫陳武光
膺天歷以朴素自居故後宮員位其數多闕文帝天嘉之
後詔宮職備員其所制立無改梁舊編之令文以為後法
然帝性恭儉而嬪嬙不備宣帝後主無所改作今揔綴緝
以立此篇云

宋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于孝皇帝以雍武帝殂于丹徒官舍葬晉陵丹徒縣東鄉諫壁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謚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追贈裔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氏封豫章郡建昌縣君其年又追封裔臨賀縣侯裔子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人也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后為孝皇帝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武帝為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之號帝踐祚尊曰皇太后居宣訓宮上以恭孝為行奉太后

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年八十一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為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初武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令云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尚書郎父儁郡功曹后適武帝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帝以儉正率下后恭謹

不違義熙四年正月甲子殂於東城故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帝臨崩遺詔留葬建鄴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寧陵宋初追贈雋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遷陵永平鄉君雋子壽燾並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許人也生少帝及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為皇太后宮曰永樂少帝廢太后還璽綬隨居吳郡文帝元嘉元年拜營陽國太妃二年薨

文章胡太后諱道女淮南人也義熙初武帝所納文帝生五年被譴賜死葬丹徒武帝踐祚追贈婕妤文帝即位有

司奏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建鄴

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為皇后元嘉元年降為營陽王妃又為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

文元袁皇后諱齊媯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

因此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
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
陽殿上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
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有司奏
謚宣皇后詔謚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此兒
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
殿户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明帝所
生沈美人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
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
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户應聲豁然開職

掌者處白文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后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為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又詔趙蕭臧光禄袁敬公平樂鄉君墓先未給塋户各給蠻户三以供灑埽后父湛之自有傳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户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孝武昭路太后諱惠男丹楊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為淑媛及年長無寵常隨孝武出蕃孝武即位有司奏奉尊號曰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

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人間
咸有醜聲宮掖事祕亦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
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
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自陳有司承旨奏贈瓊之父道
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
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器服與帝子相侔大明
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並從廢帝立號太皇
太后明帝踐祚號崇憲太后初明帝少失所生為太后所
攝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別
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懽閨禁不如所奏及聞義嘉難

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秘之喪事如禮遷殯東宮題曰崇憲宮又詔述太后恩慈特齋衰三月以申追遠謚曰昭皇太后葬孝武陵東南號曰脩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毀去梓宮以厭勝脩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脩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宜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可式遵舊典以禮改創有司奏請脩寧陵玄宮補葺毀壞權施油殿蹔出梓宮事畢即定詔可廢帝景和中又追贈興之侍中金

紫光祿大夫謚曰孝侯道慶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敬侯道慶女爲皇后以休之爲侍中
明宣沈太后諱容姬不知何許人也爲文帝美人生明帝
拜婕妤元嘉三十年卒葬建康之莫府山孝武即位追贈
湘東國太妃明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爲皇太后謚曰宣
陵號崇寧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年拜
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
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脩明孝武在藩后甚寵異
及即位爲皇后焉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

右觀禮妃主以下竝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
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祔葬景寧陵父偃別有傳
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
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
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覲屍如此積
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給轀輬車虎賁班劒
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於南掖門臨
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愛不已精神罔罔
頗廢政事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不能自
反又諷有司奏曰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別

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新乃立別廟於都下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為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謚曰獻妃廢帝即位追崇曰獻皇后明帝踐祚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

字幼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瑀尚武帝少女豫康長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䟽戚莫不霑被恩禮瑀位右衛將軍主薨瑀墓開孝武追贈瑀金紫光祿大夫子邁尚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士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殯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廢立事覺見誅明帝即位追封建寧縣侯瑀兄子衍性躁動位黃門郎拜竟求司徒

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
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罵賜死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初拜淮陽王妃明帝
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
媛明帝即位立為皇后上嘗宮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
為歡笑后以扇鄣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
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
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為歡適與此不同帝
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
緯曰后在家為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

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猶見順後狂悖稍甚太后甞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酖害令太醫煑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高帝執權宗室劉昺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楊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于丹楊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薨于第追加謚葬以宋禮后父僧朗別有傳

後廢帝陳太妃諱妙登丹楊建康屠家女也孝武甞使尉司采訪人間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居有草屋

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竝行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即以白孝武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明帝始有寵一年衰歇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先是人間言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微行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即位拜貴妃秩同皇太子廢帝踐祚有司奏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李太妃故事宮曰弘化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姬昇明初降為蒼梧王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也太始五年明帝訪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為華族而后父祖並已亡弟又弱小以卜筮吉故為太子納之六年拜皇太子妃諷朝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為皇后帝既廢降后為蒼梧王妃祖智深自有傳

順陳太妃諱法容丹楊建康人也明帝素肥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陳昭

華爲母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存太妃之號

順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之孫也父飈車騎功曹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祖莊自有傳

齊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后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夫人

有貴子而不見之后歎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帝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齊國建為齊國太妃並密印書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戴肇之金紫光祿大夫諡敬侯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麪餅鴨臛孝皇后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並生平所嗜也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竝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臥見有羽葢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如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為子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嚴整有軌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嶷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內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宋泰豫元年殂歸葬宣帝墓側

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插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齊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二年贈后父壽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虞都鄉君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高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武帝亦薄焉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二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起宋元嘉中顔延之爲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恒例既有哀策不煩石誌從之武帝即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栢殿宮内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箱皆宴樂處也上數游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從車置内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

北埭雞始鳴故呼爲雞鳴埭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時用爲宮中職僚及武帝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云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高帝爲文惠太子納后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后父曄之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明帝即位出居

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武帝定建鄴迎入宮后稱制至禪位遜居外宮梁天監十一年薨葬崇安陵謚曰安后祖韶之自有傳

鬱林王何妃諱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女也初將納爲南郡王妃文惠太子嫌戢無男門孤不欲與昏王儉以南郡王妃便爲將來外戚唯須高胄不須強門今何氏蔭華族弱寔允外戚之義永明三年乃成昏妃禀性淫亂南郡王所與無賴人游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爲妃悅常與鬭腕較力南郡王以爲歡笑澄者本剡縣寒人嘗於南岸逼略人家女爲秣陵縣

所録南郡王語縣散遣之澄又逼求姨女爲妾姨不與澄詣建康令沈徽孚訟之徽孚曰姨女可爲婦不可爲妾澄曰僕父爲給事中門户旣成姨家猶是寒賤政可爲妾耳徽孚訶而遣之十一年爲皇太孫妃又有女巫子楊珉之亦有美貌妃尤愛悦之與同寢處如伉儷及太孫卽帝位爲皇后封后嫡母劉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爲餘杭廣昌鄉君后將拜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楊珉之爲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爲輔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竝面請不聽又令蕭諶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

坦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爲阿奴曰阿奴暫去坦之乃曰外間竝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情彰聞遐邇帝不得已乃爲敕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行刑而果有敕原之而珉之已死后既淫亂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又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武帝曜靈殿處后家屬帝廢后貶爲王妃父戢自有傳

海陵王王妃諱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之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沂公夫人鬱林王即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妃父慈自有傳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高帝爲

明帝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明帝即位追尊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爲金紫光禄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明帝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諱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之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而無寵帝謂左右曰若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帝長女也後遂與之爲亂明年妃謁敬后廟東昏即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黄淑儀生太子誦而卒東昏廢后及誦竝爲庶人后父澄自有傳

和王皇后諱蕣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之孫也初爲隨王

妃中興元年爲皇后帝禪位后降爲妃妃祖儉自有傳

列傳第一　　南史十一

列傳第二　　南史十二

李　延壽

后妃下

梁文獻張皇后　　武德郗皇后

武丁貴嬪　　武阮脩容

簡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武宣章皇后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昌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昌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后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晉陵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謚曰文獻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也少方雅有識鑒初為員外散騎侍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求為交阯太守政有異績宋

文帝將以為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眞藝齊初為鎮西參軍卒於官梁武踐祚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贈弘籍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子纘嗣別有傳

武德郗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曄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為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于武帝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

王嫘及武帝為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武帝為梁公齊帝詔贈后為梁公妃及武帝踐祚追崇為皇后謚曰德陵曰脩陵后父曄贈金紫光禄大夫后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於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

紡績諸女竝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娉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竝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祗敬嘗於供養經案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為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奏初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王侯妃主常得

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政同謂宮僚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

指歸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移殯於東宮
臨雲殿時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為哀冊文有司奏謚
曰穆葬寧陵祔于小廟簡文即位追崇曰太后貴嬪父道
遷天監初為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
復育一男答曰莫道豬狗子世人以為笑後位兖州刺史
宣城太守

文宣阮太后諱令嬴會稽餘姚人也本姓石初齊始安王
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為武帝采女在孕
夢龍罩其牀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尋
拜為脩容賜姓阮氏嘗隨元帝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于

江州正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元帝即位有司奏追崇為文宣太后還祔小廟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右靈寶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簡文王皇后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絜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簡文即位追崇為皇后謚曰簡太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柏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荅既而貞惠世子方

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敬夏太后會稽人也普通中納于湘東王宮生敬帝承聖元年冬拜晉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為太后明年冬降為江陰國太妃

敬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

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爲江陰王妃父僉自有傳
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爲章
氏所養因改姓焉后母蘇甞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
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
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
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
能誦詩及楚辭帝爲長城縣公后拜夫人永定元年立爲
皇后追贈后父梁散騎侍郎景明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葬
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爲廣德縣侯謚曰溫武帝崩后與中

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秘不發喪時衡陽獻王昌未至召文帝及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宫曰慈訓廢帝即位后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命宣帝嗣立大建元年復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並從儉約諸饋奠不用牲牢其年四月群臣上謚曰宣祔葬萬安陵后親屬無在朝者唯本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文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録事參軍后年十歲餘以梁大同中歸于文帝武帝之討侯景文帝時在吳興及后並被收景平乃獲免武帝踐祚后為

臨川王妃文帝即位為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
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謚曰恭追贈后母高為綏安縣君
謚曰定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宣帝與僕
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恒居
禁中參決衆事而宣帝為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
尚書省師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
出毛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富家
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師知留與語使毛喜先入言
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
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為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

帝因因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敕請
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宣帝后憂悶
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
反冀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
后恐連逮黨與並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陳亡入
隋大業初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后兄欽襲爵建城侯
位尚書左僕射欽素無伎能奉己而已卒謚曰成子觀嗣
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天嘉元年為皇太子妃廢帝
即位立為皇后廢帝為臨海王后廢為妃至德中薨后生

臨海嗣王至澤至澤光大元年為皇太子大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陳亡入長安后父固自有傳

宣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祖惲父偃並有傳后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帝以長城公主故待遇甚厚以配宣帝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及魏剋江陵宣帝遷于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為安成王妃宣帝即位立為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宣帝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及即位拜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

次焉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亂後主賴后與吳媼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患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主之敕實皆決之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二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葬于洛陽之芒山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吳興武康人也父君理自有傳后母即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內外敬異焉太建

三年拜為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為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總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嘗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無子養孫姬子胤為已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乃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為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為尼名觀音貞觀初卒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以選入宮時龔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主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卧于承香殿時諸姬並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栢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而沈皇后素無寵於後主不得侍疾别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閒其窻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沈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閒以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

閣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游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

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
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甞於閣上靚
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
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
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主
怠於政事百司啓奏竝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主
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
竝為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
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
法度有絓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

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
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
亦從風而靡閹官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
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及隋軍剋臺城貴妃與後主俱
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
論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于人情而為之
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隨事升降以立節文若夫義篤
閨闈政刑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夫后妃專夕配
以德升姬嬙竝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
貞內表妖蠱外息乃可以輔興君德爕理陰政宋氏因晉

之舊典聘納有方俔天作儷必四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廝皁非若晉氏采擇濫及冠冕者焉而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餼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為美矣及文帝之傾惑潘嫗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波殷姬竝后匹嫡其為喪敗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竝有賢明之訓惜乎早世不得母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顯瑞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宮禁貶約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柏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燭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業矯情儉

陋奉巳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哲婦傾城同符褒夏可以垂誡其在斯乎梁武志在約巳示存宮掖雖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滅也宜哉陳武撫茲歸運奄開帝業若夫儷天作則燮隆王化則宣太后其懿焉文宣宮壼無聞於喪德後主嗣業實敗于椒房既曰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列傳第二　　　　　　南史十二

列傳第三　　南史十三

李　延壽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照

營浦侯遵考　從子季連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武帝克京城及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文

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為空徵拜司空徐兖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真為楊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鑾路九旒黃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文帝元嘉

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脩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竝勒功天府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壽陽境內畏服道不拾遺遂為盛藩強鎮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王子悼王瑾嗣傳爵至子齊受禪國除瑾弟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二年被齊高帝誅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

此何人而在輿轀曰政是我其庸底類如此轀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僕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晉侯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僕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惛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户凡王子爲侯食邑皆千户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卒謚恭侯子孝侯覬嗣無子弟襲以子昇繼襲字茂德性庸鄙爲郢州刺史暑月露褌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閤怪之訪問乃知是襲義融弟義宗幼爲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

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入義宗第藏
隱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兗州刺史
謚曰惠侯子懷珍嗣無子弟彥節以子承繼彥節少以宗室
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宗禁
之及殷亡口血出眾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從弟祗諷彥
節啓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迺可一門同
盡無容奉敕眾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
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為逆中
領軍劉勔出守石頭彥節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
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彥回分日入直平決機

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為蒼梧王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捉胷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楊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歠羹寫胷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

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直省内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韞敗彥節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彥節子俁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為祅句事敗俁與弟陔剃髮被法服向京口於客舍為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彥節弟遐字彥道為嫡母殷暴亡有司

糾之徙始安郡後得還位吳郡太守至是亦見誅遐人才甚凡自諱名有同至諱常對客曰孝武無道見枉殺母其頑騃若此及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彥節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謚曰肅侯義賓弟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謚僖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倜儻有大志預謀

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克京城
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
無忌追破之無忌欲乘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
居西楚群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
縻之無忌不從果為振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
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末以
起義勳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
督善於刑政士庶畏而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
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
廷至尋陽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

巳剋建鄴而祖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與
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
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
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
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共擊
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
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
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
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
傳循已剋都邑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

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游軍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
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游軍衆咸言不宜
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
遵字慧明淮南海西人道規從母兄也位淮南太守追封
監利縣侯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
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謚曰烈武進封南
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沙景王
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為道規所養武帝命紹焉咸以
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為後義慶為荆州廟主當
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勳德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

殊禮鑾路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
班劒百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葬皆準
給義慶幼為武帝所知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
封臨川王元嘉中為丹楊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
赦應避孫讎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
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
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
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
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
慶懼有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為玄象茫昧左執法

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
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
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重
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
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
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義慶表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
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處士南郡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
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先是
王弘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
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敘以述皇代之美

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刺史竝帶都督尋卽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衞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竝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竝行於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

尚畢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鷰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荆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乱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麕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曄嗣為元凶所殺曄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營蒲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位正員郎祖嚴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史始武帝諸子竝弱宗室唯有遵考及北伐平定以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暴聚斂無節為有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領崇憲太僕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公子澄之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徽誕罰焉琨之諫誕曰

此余寶也琨之日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
孫圉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怛然不悅
誕之叛以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
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為誄遵考從父弟思
考亦官歷清顯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子季連字
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太宰褚彥回素善之
固請乃免建武中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
招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乃密表明帝言其
有異迹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為益
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為益州雖無政

績州人猶以義故喜得之李連存問故老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恆累世有學行辟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慘酷很士人始怨永元年九月因聲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穰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己玉印當王蜀李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梁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送李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淵喻旨李連受命脩還裝武

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為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為季連府都録無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季連季連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為巴西郡守三子為質季連許之既而召兵筭之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嶮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齊宣德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涪令李膺並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

四フ廿七

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起圍之城中餓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龔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曽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赦為庶人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藺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其父變名走建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生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惘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

此境臨還自執義眞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授
帝義眞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
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
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
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兼裁減義眞賜左右物左右
怨之因白義眞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殺田子豈又
欲反也義眞使左右劉乞殺脩脩字叔京兆霸城人初南
度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脩既死人情離異
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眞鎮關中使義眞疾歸諸將
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

待之賊追兵果至青泥大敗義眞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眞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絶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得義眞審問怒甚尅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知義眞免乃止義眞尋爲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爲義眞諮議參軍宏鮮卑人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眞改揚州刺史鎭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武帝始踐祚義眞意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司徒

武帝不豫以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武帝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道人為西豫州刺史徐羡之等嫌義真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吏范晏戒之義真曰靈運空踈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坐視部伍因宴舫裏使左右剔毋舫函道施己船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

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眞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眞愈不悦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䟽諫徙爲梁州府軍參軍尋殺之景平二年羨之等遣吏殺義眞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靈柩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

故贈張約以郡義真無子文帝第五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位揚州刺史薨無子以南平王鑠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文帝即位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荊州刺史給班劒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脩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為侍中司徒録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為長史既素情款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

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
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旣專朝
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
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
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
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甞所暫遇終
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
服之愛惜官爵未甞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
入已府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
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

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旣闇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爲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

欲因宰輔之權傾之景仁為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俗才用為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為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並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既為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己者必構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為丹楊

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
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
鴻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斌及
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劭秀中兵邢懷明主
簿孔胤秀丹楊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
盛曇泰從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
遙之湛弟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
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中
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
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

義宗秘書監孫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
之慟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
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徵虜司馬蕭斌為義康所昵劉斌等
讒之被斥乃以斌為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
司徒主簿謝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左右愛念者並
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
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並入所住
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上表申明義康奏即收付建
康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
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

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
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
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
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大
辟并子女並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
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為
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奉戴義
康太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
瓜步天下擾動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為亂孝武時鎮彭
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言宜早為之所二十八年正

月遣中書舍人嚴龍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
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
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乞反葬舊塋詔聽之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
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醆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
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元嘉六年
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藩文
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
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
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

關羽張飛任偏同獘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殺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訣獄前一二日可取訣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訣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游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都督揚

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佗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群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勸義恭荅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

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鸞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劭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劭疑義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劭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

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録尚書六條事假黄鉞事
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劒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
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
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
反又加黄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
義恭孝武以義宣乱逆由是彊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
省録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将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
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
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
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掆鄣

扇不得雉尾劒不得鹿盧形槊眊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則不復追敬不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孝建二年為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辭殊禮義

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楊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乱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勸封禪上甚悅及孝武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内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復録尚書本官

如故尚書令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準又增義恭班劒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

景諶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為鬼目粽明帝定乱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承相領太尉中書監録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泰始三年又詔陪祭廟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兖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群蠻充斥役刻民散敗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

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為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内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方物之義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

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識必歸責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脩理白皙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脩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殺立以義宣為中書監太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為先鋒孝武即位以義宣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

祿鼓吹給班劒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為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竝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一不遵承甞孝武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

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尅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又質狼狽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以姦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卒戮此凶醜詔答之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諭以禍福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

百里是日大風船垂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愔為
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曾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
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
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為前鋒至鵲
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北
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義宣并與書義宣質並駭懼上
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却
月城營柵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熟為大統偏師鄭琨武
念戍南浦質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
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

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
千兵趣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
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
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
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
盛煙燄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
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
東人士庶竝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舩舸猶有百餘女
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
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有十

許人脚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
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
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賊
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
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
秀竺超人等猶為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
惛墊無復神守入内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
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内戎服盛粮糗帶背刀
携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内擾乱白刃
交横義宣大懼落馬仍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馬與之

超人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慆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人超人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坐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宜專行大戮書未達脩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葬舊墓長子慨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慨為侍中領衛尉

衛尉之置自愜始也義宣反録付廷尉自殺愜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内著婦人衣乗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詡於妻室内爲地窟藏之事覺并詡誅其餘竝爲脩之所殺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爲荆州武帝使隨往由是特爲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荆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虚義季畜財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

豐毋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鄖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酗

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徵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為美談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大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歷數至於經啓多難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祑内侮荀桓交逼荆楚之勢同于累卵

如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
擥群才揚盛業一舉而埽勍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
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
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釁跡未彰禍生忌克痛矣
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
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
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
上相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匹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
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
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

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為篤矣衛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列傳第三　　南史十三

列傳第四　　南史十四

李　延壽

宋宗室及諸王下

宋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吴淑儀生南平穆王鑠高脩儀生廬陵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王褘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容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

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
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荀美人生
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孝獻
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祕
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
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
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
曰劭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年六歲拜為皇太子
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為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

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侵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

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儛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黄門慶國並與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為妾不啓上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讓劭

曰汝問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荅南第
昔屬天與求将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
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濬并使報臨
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荅書曰啓此事多日今始
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
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
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荅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
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揵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
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
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上為彼

人或以為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郢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旿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

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
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
脩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王疑其仙
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
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東宮實甲萬
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
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
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
惆悵惋駭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
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濬

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

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起之行殺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瑕瑕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荅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劭即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殺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剋殄可大赦改元為太初素與道育所

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
惠帝即位便改年劭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
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
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
及劭殺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
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即位
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
斌為尚書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
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
相危我已為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

以侍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為太尉荆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覬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文帝不敢盡美稱謚曰中宗景皇帝及聞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為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

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上聖恩每厚法師令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為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

弱東軍秉處容能爲患不如養銳待期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中郎二十年業不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爲之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剋而魯秀打退鼓軍乃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

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壍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衮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

四日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並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殲貧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衞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巳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濬字休明將産之夕有鵩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

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内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後出鎮京口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應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

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年荆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㓜入殺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呌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柰何濬

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驟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内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及劭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

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為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鞌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濬

妻褚氏丹楊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絶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御床之所爲亂兵所殺剖腹刳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汙潴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爲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沖丹楊尹尹弘並賜死沖爲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幷壽陽以鑠爲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内城内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内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蝦蟇車填塹内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

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殺立以鑠為侍中錄尚書事劭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孝武濬即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鑠既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為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熒穆之謚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

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

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物悉給襄
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
柳元景苑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楊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
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
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劭
將華欽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爲荆州
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
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劒二十人南譙王
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開府
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

義宣又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為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脩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

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為誕府史恒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就伏事誕覺見誕在石頭城內脩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言之誕知密捕殺道就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與左右莊慶傳元禮等潛圖姦逆常䟽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呪詛詠之與建康右尉黃達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閬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

之鎮為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録事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閬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

開南門云開南門者其主王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構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户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募賞先登若尅外城舉一烽尅內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尅其外城乘勝又尅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隧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口為軍賞男丁殺為京觀死者尚數千人

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毦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

誕以其言狂勃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
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録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
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内八年前廢帝即位義
陽王昶為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
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
牢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秉城
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
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
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世早喪母元嘉二十

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殺立孝武入討劭録宏殿内自披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迎太后還加中軍将軍中書監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為墓誌銘并誄五年謚諸第國各千户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嗣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

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為名而陰懐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

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璡獨處曲臺有鸛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于風煙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剋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怱怱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桓祗祖奔景素言臺

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即纂
嚴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為竟為臺軍破斬之即葬京口
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
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呴呴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為荊州
時州有高齋刻檻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
而不當两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
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
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室王摛等上書訟其
寃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璡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寃並不
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

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廬陵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一
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祚進太尉封廬陵
王初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
子禕尤凡劣諸兄弟並蚩鄙之南平王鑠薨子敬深婚禕
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
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
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禕住西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
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諮
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為南豫州

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
衛明年又令有司奏禕怨懟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
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
帝即位為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訬褊急不能事孝武大
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既誅群公彌
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
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
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問法
生義陽謀反何不啓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

至昶即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
奔魏棄母妻唯携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
為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
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
其母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
小者曰懷遠尋並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
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封為晉熙王明帝既以燮繼昶乃
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
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為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
改射氏為謝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為郢州刺史明年

後以所生射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爵降封安陰縣公
謀反賜死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殺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為元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

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為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群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為豬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甞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阬穽實之以

泥水裸明帝內坑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
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
每以笑調佞諛詶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
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
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
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
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即日屠豬休仁
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
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
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殺於華林園休仁即日便執

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
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
焉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
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
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劒
為三十人出據獸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摠統諸軍中
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福
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
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
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

任揔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
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
殿受漆輪固辭劍履復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
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為身後計運長等又
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
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
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
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
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
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

此寃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乗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宥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為庶人絶屬籍皃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為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疾甚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小寛我尋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吴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帝即位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

之世不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荆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莅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狠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荆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棊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

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
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蹴令墜馬
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
引陰因頓地即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
聞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
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
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
驃騎馬驚與直閤戛文秀馬相蹋文秀墮地驃騎失控馬
重驚觸松樹墜地落硎中時頓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
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為祟

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並賜死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時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啓聞休茂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衞縱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集兵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叅軍沈暢之等閉門

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叅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絶休茂屬籍貶姓為留不許即葬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絶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井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休倩為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遺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劒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很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不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晏

嶲主幼時鄭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脩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至者如歸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即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爕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子洑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脩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巳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

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
新亭壘屯騎校尉黄回乃偽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
悦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
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
高帝為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
首持還左右並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丁文
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知至道隆率羽林
兵在朱雀門内鬭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戰死之
墨蠡等乗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為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
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主陳靈寶齎首還臺逢

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掾衆愈疑惑墨蠡徑至杜毋宅宮省恇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掾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衆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毋宅破墨蠡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明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還都督雍州

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指録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謟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内外戒嚴並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沈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降號鎭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啓明帝殺之慮不許啓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勅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為荆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

家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唅唅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録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授爲江州刺史至即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沖始襲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

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泥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

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貞同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産廬陵王子輿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以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墾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文學祭酒一人比州

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寵衰及長凶慝有廢帝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頑凶楚玉淫亂並於第賜盡楚玉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拜受而廢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為孝武所愛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為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還為江州時廢帝狂凶多

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謀因帝出為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坐奏子勛與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琬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為帝即偽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及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 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覬不受命舉兵應晉安王子勛

上虞令王晏殺覬迭子房還建鄴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見殺年十一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荆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王子勛事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改封新安五年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宫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爲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丁母

憂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位既誅群臣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餘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即位以為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討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眞字孝貞孝武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也並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加

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為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

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
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法良陳昭
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脩容生皇子智井次晉
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
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脩華生隨
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
禧智井燮躋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爲南中郎
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誅

後王室微弱文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君之心順帝昇明二年從南豫州刺史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改封隨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尋並云謀反賜死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童遂亡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為幸也明皇統運疑隙內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獲暴

摧軀巴哀由和良酖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
勿為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蓋古人之畏乱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釁乱遂至宇内沸
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徹莫不殲焉強不如弱義在於此
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己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列傳第四　　　南史十四